

沙龙精神

□赵淑萍

一个偶然的机，我在朋友这里看到了一叠《宁波戏剧沙龙》。封面设计很艺术：一尊裙袂飞扬、临风飘举的飞天，一片绚烂斑驳的晚秋的枫叶，一幕戏剧中的经典场景……一种文化气息扑面而来。信手翻翻，吃惊地发现，里面居然有沈祖安、顾天高、蔡体良、罗怀臻、李尧坤、赵美成、乔嘉瑞等名家的稿件。虽说是一本内刊，杂志的视野非常广阔，它不仅聚焦宁波剧坛，而且关注着全国戏剧界的动态。新戏介绍、活动报道、戏剧评论……好多文章富有真知灼见，体现了一种真正的批评精神。

于是，在网上搜索《宁波戏剧沙龙》的有关信息，没想到居然搜出一个“宁波戏剧沙龙”的博客。博文涉及面更广，不仅有戏剧，还有文学和时事政治。博主名叫表明海，就是《宁波戏剧沙龙》的主编。阅读博文，我知道了沙龙的来龙去脉。2010年，经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批准，以剧作家杨东标、戚天法、王信厚、孙仰芳、张金海、柯武松为成员的宁波戏剧沙龙正式挂牌成立。沙龙的负责人，则是表明海先生。年逾古稀的老先生还真会闹腾，不仅开了博客，而且还编出了一本很有品位的杂志。

这几位成员赫赫有名，越剧《江南女巡按》《孟姜女》《琥珀泪》《皇后易嫁》、甬剧《风雨一家人》《风雨祠堂》《宁波大哥》、姚剧《王阳明》《五月杨梅红》《传孙楼》等都是他们的手笔。几十年来，他们笔耕不倦，飞扬的灵感、澎湃的激情跟浙东这方土地息息相连。

或许我跟沙龙有缘。有一年，市文化局和文联举办戏剧评论征文，我按照地址投去，没想到征文中登的QQ号、邮箱乃至联系电话，正好是表明海老师的。

起初，裴老师只是间或联系我，问有没有文章可以投到他的《宁波戏剧沙龙》。直到有一天，裴老师在电话那头说：“请你去采访一个人，花费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可以

吗？”不知怎么，我不假思索就答应了。也许是因为我喜爱戏剧，对戏剧人的人生充满好奇；也许是因为提出要求的是一位老者。于是，一个冬天的夜晚，我们去采访曾经的越剧演员、擅长舞台摄影的应佩佩老师。裴老师衣着笨重，步履蹒跚，上车、下车都很费周折，走一段路就气喘吁吁，在爬楼梯时更见艰难。我和应老师初次见面，难免拘谨。裴老师在旁帮着提问，我就做笔录。在翻看应老师拍的剧照时，他们谈论起每一部戏当初创作、排练、上演时的情形，几个细节都清清楚楚、历历在目，这令我肃然起敬。此后，不论怎样忙，只要裴老师提出要求，我就跟着他去采访。记得在八月的酷暑中，他带我去宁波演艺集团有限公司采访演艺界的几位名人，同时，他把厚厚的一叠杂志送去，累得满头大汗。看着他这种热火朝天的劲头，我很感动，都已经年逾古稀的人，做这一些图的是什么呢？

后来，他还带我参加他们的沙龙活动。沙龙的几位老剧作家每个月都要相聚一次，交流信息、交流各自的创作情况，谁有了新剧，大家就帮着“挑刺”，他们的目标是每年都拿出新作品。事实上，他们做到了。这两年来，越剧《十里红妆》的成功、长篇小说《海虹》的出版，《宁波大哥》一次次的修改最后成为精品，这里面凝聚着集体的智慧。老先生们回忆着过去的事情，追忆当年小百花怎样风靡香港，追忆甬剧团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怎样靠演儿童剧来维持生存，感慨着这几十年宁波戏剧界的变化。同时也感叹，如今从事戏剧创作和评论的年轻人太少了。

我突然想起，近几期的《宁波戏剧沙龙》，其实已经有了不少新面孔，有些作者就是宁波文化艺术研究院新聘的业余编剧和特邀评论员。其实，文化艺术研究院的老师 and 老剧作家们为了戏剧事业真是“处心积虑”，这背后，他们做了多少通联工作啊。在沙龙资金缺乏的情况下，还有省内乃至全国许多戏剧界的名家赐稿，他们大都是受了沙龙精神的感召吧。

现在，只要收到《宁波戏剧沙龙》，我都会认真地阅读。因为，这个沙龙和杂志的背后，是一颗颗赤诚的心。

画者邵叶道

□徐荣木

我与邵叶道相识近20年，对他最直观的印象，可用两个字来概括：画痴。

邵先生属虎，1962年生于宁波石浦一个书画世家。年少参军离家，中国美院科班出身，在名师麾下觅得堂奥，练就笔墨真功。他爱虎，虎是他的精神图腾；他又擅长画虎，提笔作画，屏心静气，那神情和气势如饿虎扑食，静听毛笔在纸上“刷刷”行走，忽近忽远，动作敏捷如虎行林中。在他心里，画虎就是画自己的追求与人生——执拗无畏，勇于拼搏。

他为人真诚，没有大画家的架子，面对利益荣誉有释家的超凡脱俗，心态平和；与朋友相处，质朴大气，一旦结缘彼此珍惜，是一位可交而且可深交的朋友。

去年，我要出版平生第8本图书《拔苦与乐》，请邵先生插图。他二话没说，夜以继日，辛勤劳作，花了两个多月时间，完成了33幅形神毕肖的观音像。后来出版社考虑配佛像不宜，换成了其他绘画作品。我颇过意不去，他却反过来安慰我说：“人是逼出来的，你不逼，我不可能一下子完成这些佛画，而今这些都成了珍藏品。”他是处处替别人着想的人。

他谦逊，愿倾听他人的意见。一次，他刚画完一幅牡丹，问我：“行吗？”我班门弄斧地直言：“画面太满，留白太少。”他不介意我的唐突，虔诚地倾听着，点头表示赞同。事后我才明白，这幅画是一位企业家订制时特别嘱咐，画要求饱满繁华。好在邵先生虚怀若谷。我对他的画看得多了，常会评头论足。有时，对其画评说准确，他会夸赞一番，有时说得不靠谱，邵先生一笑了之，把我这个门外汉的妄言当作朋友间的一片真诚。

他勤奋。早在读中国美院时，闲暇也不游玩，并养成日绘一画的习惯，只要一提起毛笔，他就精神倍增，画解其忧。而一个画家在艺术到达一定高度时，再进一步实非易事，且这个过程是很折磨人的，故他不敢懈怠。他说：“我对艺术的探索从未停止，现在最浪费不起的是时间。”

平时，他关在画室一个多月不出门是常态，今年疫情期间更是几个月不出门。“闲坐小窗读周易，不知春去几多时”，也许，慢慢煎熬，更能熬出深厚的作品。

有时，他半夜来了灵感，就翻身起床画画。燃支烟，在烟雾缭绕中沉浸于他自己的世界，通宵废寝忘食，甚至到翌日窗外的夜灯亮起才搁笔。

邵先生自1981年离开故乡，在北京、南京、沈阳、甘肃、广东等地兜兜转转近40年，终于叶落归根，大隐于宁波城，创立了“叶道轩”画室。

走进其画室，呈现在你面前的仿佛是一个介于现实与梦幻之间的世界。这里百花齐放，龙腾虎跃，整个展厅充盈着一种大自然的情趣和生命的律动，令人赏心悦目，百看不厌。尤以虎画最为炫目，“纸老虎”晃似活老虎。有一次，一位朋友牵着一只西洋狗来画室拜访邵先生，狗一见这些虎画，误以为是活虎，扭头就跑，怎么也不肯入室，可见其虎画之神韵。

有趣的是，邵先生因痴迷绘画，对身边琐事兴趣寥寥，却独好烹饪。他将绘画的理念融进厨艺，讲究味觉、视觉和品相，尤其在食材配色上，绿、红、黄、白，荤与素，合理搭配却不繁杂，清清爽爽，色香味俱佳。他烹饪的菜肴就像一件件艺术品，秀色诱人，令人不舍下箸，品菜肴犹品其画，回味无穷。

如今，邵先生笃痴画事。每天一早，他都在自己的画室画画，气闲神定。动物、花鸟、人物、山水各类题材交替轮转，画好一幅，往墙上一挂，自我欣赏一番。让笔墨语言拓至完美的边界，周而复始，乐此不疲。

也许，艺术能带走孤独，带走人生的某些失落，对抗生命的虚无，淡忘生活的琐碎烦恼。画得乏了，他就点支烟，喝杯茶，提提神，任由阳光从窗台洒进来，让画室浸满光明。

“为者常成，行者常至。”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，画画做学问也是需要一点痴劲的。我想，有这样的痴劲，在勇攀艺术顶峰的路上，又有何关隘不能逾越呢？



第6884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